

海拔仅150余米的江南小山,却成了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巨峰

穿越千年的“东山再起”

■ 本报记者 朱银燕 杨一凡 孙良

上虞有一座山,山虽小,却很有名气。

成语“东山再起”就和它有关。是的,它叫东山。

走进东山,青石板上树影婆娑,始宁泉的泉水叮咚作响,谢安墓依旧静默如初。

这座海拔只有150多米的小山,登顶远眺却能望穿千年——“东山再起”这个词,穿越历史风云变幻,又沉淀进人们的精神版图。

这座因东晋名士谢安而闻名的小山,为何能千年屹立?

隐居只为“疗休养”?

“东山不高,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是个巨峰。”浙江省作协主席、作家艾伟曾在东山大会上毫不吝嗇地夸奖东山。

东山不高,为何评价很高?

东山位于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曹娥江绕山蜿蜒而去。车子沿江堤缓缓行驶,一抬头便能望见崖壁上刻着的“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李白所作的这句诗里藏着谢安东山再起的典故。

诗句旁,一块巨石悬指江面,黛色的石身被千年江风刻满斑驳纹路,这便是李白笔下“安石泛溟渤,独啸长风还”的“谢安石”,也称“东山指石”。

当年谢安坐在石上垂钓,邀名士高僧在此弹琴对弈。上浦镇有道名菜叫指石蓝鳊,便出自这。

沧海桑田,如今的指石已经离水面很远。千年之后,谢安若再来垂钓,恐怕是够不到江面了。

这里是千年东山的地理现场——临江而峙,兼具江南山水的清逸,又藏着通达江海的格局。

西晋末年,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的谢氏一族一路南迁,辗转定居东山,家族也随着南迁而愈益光大。

继东山谢氏的始祖,一代硕儒谢衡官至西晋国子祭酒后,谢衡的儿子谢鲲、谢裒官至太常卿,孙子谢尚又官至镇西将军。真正让谢氏家族名留青史,也是让东山闻名后世的,是公元320年出生的谢安,以及他那段东山再起的人生史诗。

年少时的谢安,得到王濛、王导等当朝名流的器重,曾召入仕,却很快称疾归隐东山。这一隐,便是二十余年。彼时的东山,是魏晋名士的雅集胜地。谢安与大名士孙绰、许询、王羲之、支遁等过起了“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的隐居生活。永和九年(公元353年)那场著名的兰亭雅集,谢安也身在其中,曲



东山景区。视觉中国供图



明代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局部)。

视觉中国供图

水流觞,咏诗抒怀。

但是谢安真的是来东山“疗休养”的吗?

当然不是。

78岁的上虞东山文化研究会会长徐景荣为谢安“正名”。隐居期间的谢安,不是全然的“不问世事”。他曾在山下兴修水利,疏通曹娥江支脉灌溉良田,推广先进农耕技术,让荒土变成盛产稻米、蔬果的沃土;在山间设坛讲学,以东山文风滋养乡里,使周边学风蔚然。上虞的耕读传统,或许正是自此埋下根基。

东山谢安文化研究会顾问方建平也深有体会。在他梳理历史后发现,谢安并不是真的“躺平”,而是在山水间积蓄

力量。

翻开绍兴鲁迅人文学院院长李圣华写的《东山文化纲领》一书,上面有对东山精神的阐释。东山精神是一套“被中国文化持续引用、再解释、再发展的价值体系”,其核心是隐与仕的动态平衡,是山水与精神的共生共长,更是蓄力与担当的辩证统一。

在他们眼中,东山的意义,不在山的高矮体量,而在它所能承载的人、担当,与时代选择,更在于这一方水土滋养出的胸襟与格局。

进与退的智慧

浙江工商大学稻盛商学院院长李军

曾走访东山,在他看来,一座江南小山,因一个人的选择,承载了一段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担当,这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文化现象——东山文化。

东山文化从何而来?

拨回历史的时针,年过40,谢安迎来人生的关键抉择。

那时,其弟谢万北伐兵败,谢氏家族面临势力衰微的危急境况。谢安骨子里还是一个很“顾家”的人。

在家族与时局的双重压力下,谢安选择走出东山,应征西大将军桓温之邀,担任司马,开启“再起”之路。

整整二十年,是力量的积蓄,是情感的酝酿,也是一种风骨的锻造。这种风骨藏在东山草木间,融在曹娥江水里,也慢慢流淌进世世代代上虞人的骨血里。

进入朝堂中枢后,谢安迅速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干。他斡旋派系纷争,调和土族矛盾,成为动荡时局中的“定海神针”。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大举南侵,扬言“投鞭断流”,震动东晋朝野。

彼时的谢安已经63岁。淝水之战中,他坐镇后方调配兵力、制定战术。捷报传来,他正与客人对弈,看完战报只淡淡一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便继续落子。这份举重若轻的气度,成为千古美谈。淝水大捷后,谢氏家族声望达至顶峰。

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让东山从一处私人隐士居所,升华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地标。

“东山再起”这一成语,世人多解为“失意后重新崛起”,但在学者眼中,其内

涵远不止于此。

上虞东山文化研究会会员王柏根已经86岁。研究了一辈子东山文化的他认为,进则安邦定国,退则归隐山林,这才是“东山再起”的完整内涵。“再起”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出,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格理想,是中国文人的终极追求。

中国历史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可以在“东山文化”里找到逻辑轨迹和基因痕迹。

风雅传千年

绍兴大学东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军教授认为,东山精神对普通人面对生活、困境时同样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东山精神的核心,是一种“在其位则谋其政,不在其位则养其心”的清醒。这种清醒,可以穿越千年。

谢安之后,东山并未沉寂。谢安的曾侄孙谢灵运,归隐东山期间,写下30余首山水诗作,更著《山居赋》描摹其间景致。“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等名句,写尽东山的晨昏之美,这也让东山成为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唐代的诗人也纷纷至沓来,将东山的风雅推向顶峰。

李白曾多次登临



东山谢安像。上虞区上浦镇政府供图

新艺评

浙江孕育养成的网文新世代

■ 夏烈

七英俊是90后网络文学作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2026年是她的幸运年,喜报频频。先是由她同名小说改编的网络剧《成何体统》在腾讯视频热播,单日播放量破亿,紧接着动画版上线B站;4月,《成何体统》的泰文版推出并在曼谷举办发布会,很多泰国粉丝排起长龙,用小说里的英文梗交流印证彼此热爱;新长篇《山海之灰》已出版了前两卷,评论界认为是当下网文精品的一条路径,5月末便入选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重点扶持选题。

而在浙江同行眼中,从她最早的网络短篇小说创作、微博连载到今天的IP改编和海外传播业绩,成长有目共睹。她是浙江孕育养成的网文新世代,是大家一直期望、关注的文学晚辈,也是有了网络作协、网络作家村、新大众文艺机制氛围后冉冉升起的网文新力量。换言之,注意七英俊、看好七英俊、见证七英俊,是浙江网络文学和新大众文艺组织化的一次开花结果,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她也在这一片土壤上蓬勃有力地释放着创造力和才华。

“我有一脑洞,可纳山与海”,七英俊的快乐、自信、经验之谈,都在于此。当全世界的读者都想看到与众不同的故事时,有没有“脑洞”——奇妙想又精彩绝伦,成为作家的新利器。这个时代总是在鼓励创新的脑洞,而浙江则会欣赏、容纳、转化甚至孕育“脑洞”,欢迎任何一位年轻“脑洞作者”的降临和绽放。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教授,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扫一扫 看视频

新大众文艺地图

我有一脑洞,可纳山与海

网络作家七英俊用奇思妙想解锁全品类IP

■ 本报记者 汪文羽

“穿书常有,套娃式多重穿越不常有!”前不久,古装剧《成何体统》凭借密集的笑点、清奇的脑洞,令人眼前一亮。

对于熟悉七英俊的“原著党”来说,是这位杭州网络作家“脑洞”的再一次落地。《成何体统》改编自七英俊的同名小说,除了电视剧外,小说还被改编成动漫、广播剧、微短剧等多种形态,形成了覆盖不同受众群体的IP开发链条。截至目前,IP相关话题在全球社交媒体浏览量超过8亿。

从大二开始写文,产出《有药》《成何体统》《山海之灰》等代表作,现在,这位90后已是全网读者近千万的网文大咖。七英俊用一句“我有一脑洞,可纳山与海”来概括自己的创作——反套路,出其不意。她幽默轻盈的文字里,藏着怎样的能量?

不按套路出牌

七英俊小说的书封上常被打上“高能脑洞”“魔性小说”等标签,这也是许多读者对她作品最直观的评价。

“‘七’是我的幸运数字,至于‘英俊’嘛,算是客观评价……”聊到自己的笔名,这位长相清秀的网络作家自己先忍不住笑起来。

文如其人,她笔下的人物,也和她一样,不喜欢按套路出牌。比如这段《成何体统》的“名场面”:

女主僵硬地跪在原地,回想着见面以来这暴君的一言一行,终于忍不住再度试探:“……陛下?”

当朝暴君不耐烦地扭头过来:“还有什么事?”



七英俊正在写作。

本报记者 徐文迪 摄

女主梦游般问:“How are you(你好吗)?”

前不久,七英俊前往泰国参加签售会,热情的泰国读者们用“How are you?”隔空对暗号。“我老感动了,一瞬间好像被奇妙的宿命感和共鸣穿透了。”七英俊没想到,就算语言不通,外国书迷都能懂她的梗。

正在连载的小说《山海之灰》是她以清奇想象力构建的奇幻世界。书里描写了一处光怪陆离的梦境——梦中有一匹模样奇特的马,脑袋很大,嘴巴朝天,一开口不是马的嘶鸣声,而是一声“驾”。

读者一开始挺纳闷,读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这是小鹿的梦境。“在小鹿的视角里,他们把猎人和马看作了一体,认为猎杀它们的‘怪物’就是长那样的。”七英俊说,她痴迷悬疑类和脑洞向的作品,喜欢探索世界、挖掘新奇灵感,而写作就是将脑洞转化为故事的过程。

像这样的巧思,在她的创作中还有许多。她擅长把现代梗放进古代或奇

幻背景里,情节反转很多。无论是《山海之灰》里悬念迭出的珍珠之局,还是《成何体统》中套娃式的穿书剧情,她都希望用灵动的文字和鲜活的人物,为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天生喜欢讲故事

脑洞从何而来?答案或许藏在她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表达欲中。

“我觉得写作欲和倾诉欲一样,好像是天生的。家里人说,我在3岁之前就喜欢拉着大人给他们讲故事。”七英俊说,她痴迷悬疑类和脑洞向的作品,喜欢探索世界、挖掘新奇灵感,而写作就是将脑洞转化为故事的过程。

生活中的七英俊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她做过B站的视频UP主,编过曲、写过歌、画过插画,许多看似“三分钟热度”的爱好,其实都是她的灵感源泉。

她的书房既是办公室,也是灵感

宝库。中古风的装修格调舒适雅致,一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风格迥异的书,另一侧的柜子上摆着许多瓶瓶罐罐——这些都是她研究调查的成果。

几年前,七英俊在北京一位朋友的家里第一次尝试调香。“试了之后,我发现我对调香不太有天赋,对不同的香味其实不敏感。”虽然成不了“制香大师”,但她很快从中受到了启发,想写一部关于“香”的小说。

于是有了《山海之灰》。这是一个以香料、香道为引子而讲述的寻香奇幻故事。“书里每种香料都有专属的‘法’,能影响周围的环境,比如有一味香料的‘法’是化梦为真,它周围所有生物的梦想都会变成现实……”谈到自己的创作,七英俊瞬间眉飞色舞。她说,这本书像一场“灵感大爆炸”。她将丝绸之路的文化寻根、现代人的焦虑和对情义的渴求与坚守,都揉进一场寻香解谜的冒险中。

而要把故事讲好,细节处更需仔细斟酌。在构思《山海之灰》时,她一直没想到配角安桃应该随身携带一件什么物品,作为书中波斯萨珊王朝遗民后裔的专属信物。直到有一天,她在逛波斯展时看到一个精美的蜂巢状琉璃瓶,“不论是形状还是质感都很适配。一看到这个琉璃瓶,我就立马把它写进小说了。”

“长短通吃”的天赋

值得一提的是,七英俊还走出了一条多形态、全链条的IP开发之路。

2020年,她的小说《有药》被翻拍成动画片,成为她第一部被影视化改编的作品,这部动画片还获得了中国动漫金龙奖最佳系列动画奖。《成何体统》的

路走得更宽,它被改编成动漫、长剧集、微短剧、舞台剧等多种形态,舞台剧定档于今年9月首演,电影版也已立项。

事后复盘时,七英俊有自己的思考:“最能打动人心的肯定不止脑洞,更有故事背后的情感,能激起最广泛的共鸣。”《成何体统》的内核,是现代穿越到古代后的孤独与成长——从最初在异国他乡的漂泊无依,到后来决心好好建设这个世界。正是这份内核,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从故事中找到了共鸣。

而它能实现各种形态的开发,或许在于小说自带“长短通吃”的天赋:既有轻快好读的爽感,又有可深挖的内容厚度。

一方面,新颖的套娃式穿书设定、现代思维与古代权谋的碰撞、趣味生活的台词,恰好适配短剧快节奏、强爽感的传播逻辑,只需要精简支线、聚焦高光剧情,就能快速抓住观众注意力。

另一方面,在轻喜剧外壳之下,七英俊还在小说中融入了生命平等、人性思辨等深层内核。比如现代法治观与古代等级制的碰撞、“纸片人也是人”的思考、立体鲜活的配角群像,这些细节为长剧集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打磨空间,让故事更有深度、更有嚼劲。

“动画改编因为有两季内容,剧情篇幅较长,所以编剧给女二谢永儿加了很多戏份,但也塑造得很好,让她成为一个具有完整成长弧光的人物。”七英俊说,“不同形态的改编其实呈现了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切面。比如,广播剧在声音上让人特别有代入感,动画更适合呈现一些比较夸张的剧情和人物表现,真人剧集则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细腻。”

每次新形态的改编,都给了她一种全新的视角,让她重新看待自己的作品,也让更多人看到了网文IP的无限可能。